

# 徐守恕先生訪問記錄

受訪時間：2014年2月6日

受訪人：徐守恕

訪問人/記錄：邱家宜

## 受訪者大事記

出生	1942年生於中國大陸，父親為陳誠副官
學歷	1949年隨父母舉家遷台。1960年入伍，1963年退伍進入文化大學大傳系夜間部，因為經常翹課打撞球被退學，1964年元月進入世新編採科(春季班)，白天同時在公保門診中心工作。
經歷	<p>1963年10月30日，因在「梁山伯與祝英台」電影中飾演「梁兄哥」而紅遍台灣的凌波來台，徐守恕客串性的幫《民生報》（社址在台中，不是後來聯合報系的《民生報》）去跑這個新聞，並具名撰寫報導。沒想到因為透過航警局一位基層員警的幫忙，取得了制高點的觀察位置，結果寫出了別家報紙沒有的獨家新聞，讓他在新聞界嶄露頭角。也因此獲邀進入《中央日報》工作。剛進《中央日報》不久，即因為在樓梯與社長阮毅成的兒子互撞，認為對方態度倨傲，出手打了社長公子而離職（共任職兩個月）。</p> <p>1966年5月1日，進入當時剛成立的《大眾日報》（創辦者是林朝皋），因不滿意工作環境（任職一年），在老師歐陽醇引介下進入歐陽醇主責（擔任副總編輯兼台北特派員）的《台灣新聞報》台北辦公室，負責跑大台北地區的社會新聞，受歐陽醇指導很多。但因感覺歐陽對屬下要求過於嚴苛，決定離開（任職一年多），經友人引介進入《民族晚報》工作。在《民族晚報》共任職十二年。後加入《大華晚報》。在《大華》任職至1989年1月《大華晚報》停刊。任職《民族》與《大華》期間，也同時為《台灣時報》、《台灣日報》兩家日報工作，經常全天候跑新聞，對新聞記者的工作非常投入。他跑新聞常有獨家，並且一反新聞界欺生陋習，對新進同業多有照顧，很受後輩敬重。他也很不屑於各機關對大報小報記者的差別待遇，頗有江湖兄弟濟弱扶傾的味道。</p>

## 前言

他青年時期曾經是眷村幫派領袖，愛交朋友、為人極重義氣，因此交遊廣闊，朋友遍及新聞界、文化圈、黑白兩道。他一方面不脫兄弟江湖義氣，另一方面卻佛心十足，曾在採訪礦災時眼見罹難礦工留下成群無依孤兒，在報上寫文章募得大筆社會善心捐助，實實在在的養育了一家九個孤兒順利長大成人。但他對此類諸多善舉卻不願多提，淡然處之，認為不過是盡到本分而已。他把自己的處世之道，歸功於不識字的母親早年的教誨，對已去世多年的母親仍然非常懷念。目前與妻子、兒孫一起住在新店新居，每天含飴弄孫，偶與三、五老友相聚談天，生活恬適、不做他求。

## 快意磊落的記者老大

與四、五年級跑過社會新聞的記者們談起新聞界的朋友，很多人都記得個子不高、人氣卻旺的徐守恕。有的不但記得他，還很敬重他，或者敬畏他。主跑社會新聞（警察局、法院）的記者必須熟悉黑白兩道，是台灣新聞界不成文的常規，但像徐守恕這樣自己就是幫派老大出身的畢竟少見，雖然後來當新聞記者，成了他自己口中的「文化人」，但幫派的江湖義氣還是一生如影隨形的影響著他的為人處事。

十幾歲就開始抽菸、喝酒，到現在依然菸不離手。在他新店新居的小書房中，徐守恕打開話匣子，聊天式的侃侃而談。

從小在眷村長大，父親軍階不高，但因為是權傾一時的陳誠的副官隨從，所以徐守恕從小跟將軍的兒子們一起長大、一起混幫派，是著名的「四海幫」的創幫元老之一。在戒嚴年代，有機會取得家裡父親配槍的高級軍官的兒子們，儼然是幫派中的貴族。根據徐守恕的說法，在當時，不論「四海幫」、「竹聯幫」還是「天道盟」，帶頭的多半是外省第二代，所以把四海、竹聯歸為「外省掛」、「天道盟」歸為「本省掛」並不正確：「你別看那些人滿口台語，其實很多都是眷村出來的。」依他的說法，北部的黑道在他年輕時代，基本上是外省眷村子弟在帶領；而「四海幫」與「竹聯幫」之間的界線隱然還與上一輩軍階連動，「四海」裡將官、高階軍官的子弟多，「竹聯」則以中下級軍階的子弟為主。當時台北的幫派地盤以淡水河為界，「竹聯的不敢到西門町」徐守恕說。

「竹聯幫」大哥陳啟禮曾經因為受國防部情報局之託，在美國暗殺寫《蔣經國傳》的江南（劉宜良）而聲名大噪，也讓外界普遍認為外省幫派因為有省籍情結，似乎成為黨國情治體系的外緣。但徐守恕的看法不同，他認為幫派的人沒有所謂的「省籍情結」，誰肯出錢就為誰辦事：「簡單的說就是收買！」他不願意在政治性特強的黨報工作，也不願意跑政治路線，社會新聞較少牽涉政治，正合他意：「陳水扁也好、馬英九也好，誰當總統都一樣！」雖然親族中，也不乏因為民進黨執政而氣得一病不起的人，但在他心目中，藍綠、統獨、省籍等等，都不如朋友、兄弟義氣重要。在黨外雜誌蓬起的 1980 年代，他也替「深耕」、「民主時代」等雜誌寫稿，寫他最擅長的---幫派與情治系統的共生關係。為什麼幫黨外雜誌寫，當時的情況不怕惹麻煩嗎？「幫忙朋友嘛！」他說。

當記者是從「黑道」轉進「白道」，問他「金盆洗手」真有那麼容易？他自陳離開幫派並不困難，只要有決心，離開就離開了。他進入新聞界之後，對幫派的事慢慢淡出，但有時還是要去警察局關照一下因為竊盜等案子被帶到警局的小弟：「都是一些偷鋼條之類的事情，我都覺得很沒面子啊！」雖然已經淡出，但老大畢竟是老大，報社社長的公子態度倨傲，他照樣一拳打下樓梯；報社長官敬酒不吃，他當場潑對方一臉酒；或當他叫令他討厭的傢伙「永遠消失」，對方從此真的不敢再出現。當然有時候也要幫忙去少年隊保釋總編輯打架鬧事的兒子，或協調同業讓老總女兒的緋聞不見報等等。

他愛交朋友、重視朋友，朋友有事相託他總是親力親為、盡心盡力，也因為如此，工作上處處獲得朋友的幫助，獨家新聞往往就是這樣跑到的，真是所謂的「在家靠父母、出外靠朋友」。

當他談到採訪煤礦災變的經歷時，可以感覺到他的內心柔軟的另外一面。看到罹難礦工家徒四壁，九個孤兒一臉茫然，於是他在報上大筆一揮，幫這家九個孩子募到一百多萬的善款，再委託給學校跟公營銀行協助孩子們一路平安長大，接受教育，甚至進入銀行工作。這種「佛心來著」的事，他當記者時還真做了不少。雖然人在江湖，見慣聲色犬馬、經常交接名流權貴，但徐守恕卻也經常對弱勢者實實在在的伸出援手。「這個沒有什麼，都是應該做的！」他對這些善行義舉從不居功，搬家時把所有的感謝狀、獎盃、獎牌通通留在舊居，沒有帶過來。比起許多人放不下對財帛的追求

或對權位的鑽營，徐守恕如此颯爽，過的毋寧是更快意的人生。

年輕時逞兇鬥狠、快意恩仇，為朋友兩肋插刀；進入新聞界後轉型為文化人，周旋黑白兩道之餘，仍不忘濟弱扶傾、見義勇為。他是幫派老大、是新聞記者，出處行事卻讓人想起司馬遷筆下的俠客---一位現代版的俠客。